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

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曠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漉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

任至中書令為晉主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見者歎曰蕭蕭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弘山公

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

日不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曠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穎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必果鄭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必

瓦

石投之亦滿
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入
故事曰岳與湛
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
措病困詔

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措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

君未見其父耳
康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頓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
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也仕至脩武令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暘若

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齧齒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川黨號爲

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

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

至新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

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

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

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音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音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荅

曰：「唯丘壑獨存。」

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曩屈其迹而

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

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

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今上為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己見中典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摯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晉書王來博博吸臍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公不卑也人尚書嘗公服帶味豈望煥曰出不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

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晉書曰謝安嘗曰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

露其爽晉書曰謝安嘗曰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

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

人父鮒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遺跡一作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

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乃自吳大敬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

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

降神之曲成狀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

安窳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

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

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輪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

蓋明暗呈形則庸識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所甄也倫即辟淵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

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聘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

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

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蔡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以從征吳道中卒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

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

敢取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血而

士竟五

士竟五

士竟五

致哀如是答曰棟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

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

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

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

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

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上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志謚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街

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箸柩中因慟

絕

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

支遁傳曰法虔道林

同學也雋朗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曰郢

人亞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牙生輟弦於鍾

斷之聖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子太山子期曰善哉平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

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河水鍾

足為之推已外求良不虛也真契既逝發言莫賞中

心蓋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

時俊父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

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愍後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相温往反密計愍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道傳曰逝太和元年終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縣不與氣運俱盡耳珣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嘗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

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門與謝琰又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

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

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

隸羊氏譜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

孚即欣從祖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卜鞠云卜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

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

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

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

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嶺許聞上

嗷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眴之籍乃喟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聞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曾懷閒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
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
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
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
於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在乎得薪以
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
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
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
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

口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弟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

兄式齊名躋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

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卒廞

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武字景則廞長兄也思

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予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瀟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恂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楊子曰

之若驚失之若驚猶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宗子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條然而還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

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冲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冲使君既在駕光臨宜先請家君冲遂請

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桓禍與冲言父使麟之

自持濁酒菹菜供賚冲救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

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

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屐履而詣焉亮禮

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劾曰此君卧龍不可

動也終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表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

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

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

見已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

世說新語卷之三

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邨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邨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邨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邨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

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邨愔表薦之徵

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

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

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

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

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

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

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

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

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恚怒之

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

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

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

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

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

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

帝諱故改為明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
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
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
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
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好對
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媚婕妤好對
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

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帝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

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

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趙姬

虞韞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韞既沒文皇帝敬

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空淮南

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

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

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

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

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

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

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

所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
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
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
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
視之乃釋然遣出望
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
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
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縵大將軍

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非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

加有才識為
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

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

傳撮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

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

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又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則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賜于寶所實業申意何其相反乎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

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

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曰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

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丑

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

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

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

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

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刑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

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疆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也虛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恰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

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

司空奇仕至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姊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也巴邑永嘉流人名曰康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

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䟽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

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世說新語卷之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鬚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

士竟行五百六下之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薦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
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
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
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
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從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
曰昔年少嘗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
非在人遺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壑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
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饒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尚
明帝女南康長公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虜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退如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
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

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開正辭甚

老如遂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
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
小字庾氏譜曰友

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歷中書郎東陽太守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
徒跪求進闈禁不內女

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幼宣徒跪求進闈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温殺庾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冲娶琅邪

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曾已見

王家見二謝傾

重淵鑿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皮二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

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

謂玄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

也外孫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也外孫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為之妹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

女名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五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荅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卜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

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

軍人郭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

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

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成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障泥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冢書曰葬龍角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

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

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

擇勝時人咸言刻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菑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菑土住俗曰臍臍三臍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

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日非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

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

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

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脉處方始

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大林共符之對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

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

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頭拂棊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三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言限棊之戲其末又云所冠葛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

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

杜陵人太僕端予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輓轡長緝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

孔氏志怪曰最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

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今詞皆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最知是鍾而無

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曷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空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

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耶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非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作月一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空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

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丘淵之文

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

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卜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卜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卜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卜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

止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嚶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

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而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憚之仕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晉至太宰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

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

晉之問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

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

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空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

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醒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

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

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

世說新語卷下

三

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詰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對

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幘於中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暨長竿挂犢鼻幘也

阮步兵也籍喪母裴令公也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嘖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

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子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

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罍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今為宅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願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

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稹敗而不救和曰元稹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稹樂安博昌人
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
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鑿寶
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
脩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葦葦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
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卽時一柸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柸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父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麴事羣凡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

周顛及朝士詰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
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
顛官詔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特原之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搏菹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橋有儁朗
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

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
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真終日無鄙言

重其
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顛以
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
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
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

衛永
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際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淝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水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

郡奔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葬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唯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酒殿洪喬作豫章郡識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太守臨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沈者自泥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

旌命所加廷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憤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哀尚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

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個儻不宣武
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

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檮菹失數

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

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箸小帽既戲袁形勢呼

祖擲必盧雉二人齊呼

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

及在會稽

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

川靡不

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

女皇適殷浩小妹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名如正適謝尚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荆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

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

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

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

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
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
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
云今正伐荻不宐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

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

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鼯鼯

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

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還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諮語令莫來宿荅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見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雀鳥
標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同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壺肆不以爲羞桓温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肯乃是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

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夷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官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巖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云挽歌未詳

日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鵠鵠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書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

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

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

人街枚執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斤苦

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

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

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

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

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忽憶戴安

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嘗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為素宮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自為天人宣武嫌其三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且止立忌時其達而不

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

世嘖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廡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廡廡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柸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濟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祖在

坐不與焉祖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濟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交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四

簡

不蒙一栝三人各自得也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歡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諧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毋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懷東平人冀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安後
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

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還

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

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
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

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
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
匡帝室所望
於二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卜望之便

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荆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

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憤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壻嘗箸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桓沖引微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

又問馬比死多少

荅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

語之無益故不荅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

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爾

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温

故爲超敬憶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入會且吟嘯其衣古出門王爵亦與土回轉爾室
主人非豈世以責爾人非豈世亦出二音不
而王爵亦與爾畢節事改惡於苦無人爾神然不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入大下... 王更必出賞
... 直出
... 王更必出賞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撰

梁 劉孝標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辯論應機莫與

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坐大笑曰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

何如人荅曰士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鸞與翳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鸞父矯宜帝諱懿泰父羣祖父憲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侯命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椽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子曾不敗太原盛饌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語王為千當於此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顯穎川荀寓

温顯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義陽鄒湛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

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譽嘆無官商或庭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壘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

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

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顯穎川荀景伯

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

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

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
眸子摘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竦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
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
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
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
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澆爵樓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
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
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
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救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間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
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俞子齊偶子
不如太原温顯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

鄉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笑無宮商或厓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中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
並登天庥夫砥疴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
鑿池抱壘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
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
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流弟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明樂安太守父出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良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美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洵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荅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

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

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顛好答曰

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

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

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才器著稱歷叙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

散騎常侍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

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

接復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也劉

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目者面之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勇邁終古終古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

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殷豫章與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

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耳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

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及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小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更翼子園客同為學

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朝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

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喻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江別傳

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充二

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旬云
隅躍清池桓問姬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姬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朝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檜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

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

討田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

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

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 陽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郝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

將北府之號王黃門詣郝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自此起也長驟詠之不已郝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郝融小字也郝氏譜曰融字景

而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

功益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
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人以汝家北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愛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

苛法父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郝愔及弟墨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

給沙門以百數父在揚州徭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

矣已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脚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荅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

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刃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

於研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王孝伯罷祕

王蘊謝王孝伯罷祕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媵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弟妻媵側目不敢視秦笑
謂其媵曰何先倨而後恭媵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賦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
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戕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賦

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
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

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
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
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
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鷺多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豪釐之差著符
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作物不容於世後
眾讒而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
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玉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婦人問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

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

齋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淝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彼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捷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捷而況於卿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

也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捷伯禽亦其義

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

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

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

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

初如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丑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

鹽之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

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

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下公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

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樂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

奕遜使啓鎮東徒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

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

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

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

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

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取嘗遇蔡子尼

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

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

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

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

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請責王公不能父堪乃密營別

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踈臺中

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

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音乃答云是第四

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街

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

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

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轡車長柄塵尾

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

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
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
昔宋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
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
亭號曰金傷
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失其字義耳
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

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

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弟

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榘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孫綽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

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玉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

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虛不至於此

之過桓公愾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有大牛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觶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既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亮取為冠軍參軍儷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
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
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緒儻遇

風雲為我龍摠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
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

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
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

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時人
昌蒲所收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真豬也

栢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栢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

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兩原別

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

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賦叙曰余

同寮栢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

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
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

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弔孫家兒打折大戴曰三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

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衿抱未虛復那得獨存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庾儵裴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儻逸支遁傳曰遁每標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

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

其儻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廕繆薪

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

反曰得矣壯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牝牝

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

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

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

馬也既而馬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

果千里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

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

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績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

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

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

復作裴即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羅中宿

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荅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

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提之於是京

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

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

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

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

適庾緜次女僧韶適殷

顛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

譜曰恒字劭則祖亮父

緜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日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

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亮所書卷下之下

還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始葛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相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咏之字興道琅邪人祖

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咏之歷永嘉太守正負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袁家梨當復不烝

食不舊語林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

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

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積棘中紹不能

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游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

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

軍廩穀不足私語王者曰何如王者云可以小解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王者背以徇曰行小解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時迹

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

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繼祿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下壺並

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

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温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庾

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遥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昭女中取
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遠女都不
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
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
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疆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
父彰已見上恹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空徒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
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僖人來
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

舊義者曰種智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
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
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空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囂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薛州
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緯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
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相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
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

范雖實投栢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
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栢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栢温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
汪後為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
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何以
便去注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
怒之竟不肯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

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

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

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見左巴

栢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

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

援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

三聲淚沾裳其每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便卽絕被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

人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
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
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倚
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儻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
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
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
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
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比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

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

時人方之樊噲為相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
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
買甑何僂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
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
益林宗賞其介决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
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
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大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

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

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

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

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相温入朝殺之太宗即

位新蔡王男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

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

悲後果徙新安

相立敗後殷仲文還為太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

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嫗甚扶踈殷因用朔與

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

宜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備從二旨且以火信

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

不見頭俄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

武子因其上真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

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齊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

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

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

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遍天下翁

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

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

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

昏明如子之言則籛瑗季札之徒皆

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

光熙初除鷹揚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

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

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

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

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典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丑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

錦香囊寔處反走即謂崇曰
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絳襪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王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粘精澳金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

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

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

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鳩於石崇

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

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諱其意

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糒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萍螯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術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駟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膝踈助難齧齧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

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

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

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其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張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
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
便生網目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
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
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印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

埒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

十九歲而髮白三十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史紀曰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

至以鑿牖語人

原憲以鑿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愷子太始

元年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俗以

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蹙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

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是恬從祖兄螭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

相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

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

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倚不

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

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相石民爲荊州鎮上時

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土明訖將垂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

帶繞手恭附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

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索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

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大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

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粲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

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明

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

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

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

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

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珣荆州於王國寶珣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珣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
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

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

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復欲

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

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

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

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

民致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及機於七里澗大敗

致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提夕夢黑幔

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箸衣

幅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汜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

世說新語卷下

魏

任城

魏略曰任城

威王毅字

代郡獨

我黃須兒

可用

璽綬

復欲

暴薨

害東阿

不得復

殺我東

阿

文帝問

占夢周

宣吾夢

磨錢文

欲滅而

愈

陛下事

雖

更明

何謂

宣悵然

不對

世說新語卷下

魏

任城

魏略曰任城

威王毅字

代郡獨

我黃須兒

可用

璽綬

復欲

暴薨

害東阿

不得復

殺我東

阿

文帝問

占夢周

宣吾夢

磨錢文

欲滅而

愈

陛下事

雖

更明

何謂

宣悵然

不對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

理為并州亂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

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

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

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

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行平

子面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白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荅又

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

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感眾視近日之洵說郭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感眾視近日之

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郭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滿為臺即淵既上官素有

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大將軍曰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廼

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

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

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將濟之不明帝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胙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紛遂至於此因為流

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檮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奔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不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溫氏譜曰嶠父禮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更至轉避之亮復密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

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無讓而不稱

朝野餘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驢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

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

曰既不能添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相

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和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

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栢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相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

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讓安自謂

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

欲外示間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

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

天下誰知吾其左在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栢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

人竺僧憇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曾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

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

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真正諤云諤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司空不涕曰臣父遭遇無

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禮云創巨者其自元皇

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

蠶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蟻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蝟蟻也然此三物皆入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

致弊故謂讀爾雅不孰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按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

瑁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世說新語卷之六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胡兒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子祖識父嗣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煥製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獻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

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

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

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

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

先入刺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

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

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玉魏氏春秋曰五官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

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

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別

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

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報往嘯粲不明而神

傷撮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

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

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

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

而識不足

賈公問充別傳曰充父遼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謚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而不能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

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彭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末信可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

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

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

又反崇竟不許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音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史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

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

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番岳與賈謚相友善及謚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

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蕃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

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

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

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潘

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琨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

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

曰焉知鈔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

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

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

義敦遣從母弟翹又攻承王寔使賊迎雖愨王家亦

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釋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

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譙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

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相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

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

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

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

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璜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忌因奪直兵參軍亦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裒與相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

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罪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
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義之後為郡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
望會稽便自逸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失王者疲於課對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荅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
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
仕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
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柝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

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
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
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
冲後娶穎川

庾茂女字姪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
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
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下卷下終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脩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弁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
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
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

